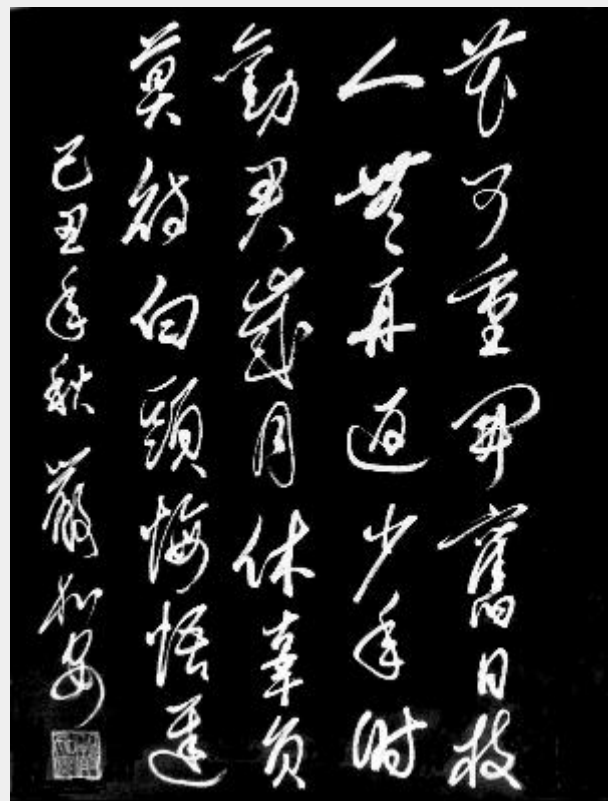


揚州晚報

2009年11月22日

严加安

数学如诗写人生



严加安的书法作品



严加安在创作书法作品

阅读

核心

扬州的水土自古就浸染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这便是严加安作为一名数学家，却如此热爱文学艺术的深层次原因。他的感性和浪漫不时迸射出来。他与记者谈怀素的狂草、李杜的诗歌甚至肖邦的钢琴。

“我一直认为，数学比较接近诗歌。它们共同的美学标准都是追求简洁。诗歌力图通过最简洁的语言，抒发诗人的情怀，表达深邃的哲理；数学则追求在最少条件下推出尽可能广泛和深刻的结论。还有一点，数学跟诗歌的创作都需要有惊人的想象力。”严加安说。

作为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他对数学的理解很诗意、很深邃，他博学儒雅，既严谨也豁达，这样的气质像极了他的故土——扬州。

严谨、刻板、偏执，是我一度对数学家的印象。

严加安，却不是这样。

2009年10月，北京中关村55号数学院。“扬州老乡”严加安面对家乡记者的来访，这位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数学家，此刻却显得更像是一位少小离家的诗人。

“咱们今天先不谈数学。给你看几件我最近比较得意的书法作品。”他顺手从书架上拿出中国书法家协会迎接北京奥运而出版的《千龙宝典》、《千福宝典》和《千喜宝典》。“我的作品《龙》、《福》、《喜》分别被这三部宝典收录，另有一幅书法作品获得了2008年中国庆奥运诗书画印作品大赛书法作品优秀奖。”

他笑得颇为舒畅，宛若他两年前拿到“华罗庚数学奖”时的模样。

一位博学儒雅的数学大家

邗江李典，严加安的根。

严加安的求学之路是从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开始的。“我 12 岁就离开邗江到镇江中学读书。以后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再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算起来，离开家乡扬州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所以，脑海中残留的关于家乡的记忆也自然停留在那个年代。”

扬州的水土自古就浸染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这便是严加安作为一名数学家，却如此热爱文学艺术的深层次原因。他的感性和浪漫不时迸射出来。他与记者谈怀素的狂草、李杜的诗歌甚至肖邦的钢琴。

“我一直认为，数学比较接近诗歌。它们共同的美学标准都是追求简洁。诗歌力图通过最简洁的语言，抒发诗人的情怀，表达深邃的哲理；数学则追求在最少条件下推出尽可能广泛和深刻的结论。还有一点，数学跟诗歌的创作都需要有惊人的想象力。”严加安说。

“我很欣赏培根的一句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慧’。所以，我认为一个学者可以不作诗，但应该读些诗。”严加安认为，读诗词可以激发灵感和想象力，可以使人朴实无华、气质高雅。正如苏轼在一首诗中写道：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曾为这句话配了一个上联：胸无奢望心常惬。”

严加安随手拿出一份三年前创作的“悟道诗”诗稿。他说，这首诗是自己对概率统计学本质的一种认识。诗中写道：“随机非随意，概率破玄机。无序隐有序，统计解迷离。”他将枯燥的数理融入了感性浪漫的诗歌。他说，最近为科学院的研究生们创作了一首《七绝：寄语青年学子》：花可重开旧日枝，人无再返少年时。劝君岁月休辜负，莫待白头悔悟迟。

一生治学信奉厚积薄发

与严加安聊天最大感触便是他的博学。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学科，在他口中，几乎都衍生出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始终以苏轼的一句名言作为治学准则——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博览群书，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方可著书立说，成就学问。所以，我不求著作等身，但企文章久远。”

的确如此，严加安素来不以文章高产著称，但他的每一篇文章或著作，都在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他在概率论和鞅论中的研究成果便是对这一观点的很好例证。上世纪 80 年代严加安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概率论和鞅论的论文，

至今仍被大量文献引用。他粗略统计过，差不多有超过 30 部国外专著引用过他早期的这些论文及著作。

严加安为研究生们编写的《测度论讲义》，也是一本影响了众多学者的专著。这本书至今依然被许多大学用作概率统计学的研究生教材，已连续刊印过六次，发行量超过一万五千册。

“关于治学，去年 6 月份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作报告的时候，曾探讨过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表述的治学三个境界，我现在理解是做学问要经历‘疑惑、探索和顿悟’这三个阶段。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科技创新犹如化学反应，知识是载体，直觉、想象和灵感是催化剂。”

3

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研究兴趣

“我目前主要忙于科技部 973 项目《金融风险控制中的定量分析与计算》，我是其中一个子课题‘金融创新产品的设计和定价’的负责人。华尔街金融衍生产品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当前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热点，所以，这一课题比较有现实意义。科学家应当更多地运用理论成果为实践活动服务和指导。”

从事了差不多五十年数学研究，为什么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动力？

严院士回答说：“为了保持研究活力和研究的新鲜感。我差不多每隔八到十年，就尝试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尽可能创造更多的机遇。比如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我主要致力于鞅论及随机过程一般理论的研究；此后十年便转入白噪声分析研究；接下来，主要从事金融数学研究。我算是比较幸运的，经常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成果。我觉得这与我常常能把握住机遇有关。”

“现在，有一些年轻学者有种消极的观点，他们认为研究成果的取得从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机遇，认为机遇可遇不可求。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观点。机遇只青睐于有准备的头脑，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为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创造出产生机遇的环境。”

从默默无闻到知名的数学家，他的心路也曾跌宕起伏，如今早已归于平静。

“这些年来，我培养的博士一共有 22 名，他们大部分都到国内外的高校或科研单位去工作了。最近这几年，也有 7 名博士到银行、证券等部门工作。无论是在哪里任职，我始终希望他们不要放弃对学问的探索 and 追求。”

采访结束时，严院士拿出他不久前写的一首《七律：游云台山红石峡》：

鬼斧神工红石峡，龙潭碧玉映丹崖。

灵龟戏水渊中石，孔雀开屏岭上花。

白练垂空飞雨雪，银溪落地起烟霞。

天成画卷游人醉，幻境流连日已斜。

（感谢严加安院士对本文采写给予的指点和帮助）

记者 马进

【采访手记】

初稿一成，我随即通过电子邮件，传给了身在新加坡的严加安院士。北京与我会晤结束时，他再三要求看一看初稿。“文章是苛求不尽的，但两个人的挑剔总能让文章更精彩一些。”对于这句话，我是深有感触的。他向来对学问、对自己、对学生都要求极为严格，不允许丝毫懈怠和取巧。

与严加安的会晤对我的思想亦是一次洗礼。他精炼的人生哲学和潇洒的人生态度，不仅成就了我的一篇文章，更为我指出了一条通达的道路。

【人物小传】

严加安，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数学家。1941年出生于扬州邗江。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和应用数学所工作。1985年任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1998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工作。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概率论、鞅论、随机分析和白噪声分析等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1992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2002年8月应邀在北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200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2007年获华罗庚数学奖。